



壳看。我看那小洞穴里会有，我看到那儿有样东西突出来，像是沉船的锚，这澳大利亚洞里热得要命。”

其他人都同意，只有安西娅还在继续挖。她做事一向喜欢有始有终。她觉得洞没有挖到澳大利亚就半途而废，很不光彩。

那个洞穴让大家很失望，因为里面没有贝壳，所谓沉船的锚，原来只是一截断了的鹤嘴锄(chú)柄(bǐng)。聚在洞穴旁边的孩子们觉得，这些沙不是在海边，只让人感到更加口渴，有人说，回家去喝点柠檬水吧。

就在这时候，安西娅忽然尖叫起来：“西里尔！过来！噢，快点来！它是活的！它要爬走了！快来！”

大家急忙赶过去。

“是只老鼠，我想错不了。”罗伯特说。

“爸爸说过，老鼠生活在古老的地方——这里一定很古老了，既然千万年前这里曾经是大海。”

“也许是蛇。”简发着抖说。

“让我们来看看，”西里尔说着跳到洞里，“我不怕蛇。我喜欢蛇。如果真是蛇，我要驯(xùn)服它，它将跟着我到处走，夜里我要它盘着我的脖子睡觉。”

“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做，”罗伯特斩钉截(jié)铁地说。他和西里尔合睡一个房间，“是只老鼠，你倒可以和它一起睡。”

“噢，别说傻话了！”安西娅说，“这不是老鼠，它要

大得多。也不是蛇。它有脚，我看到脚了，它还有毛！不——不要用铲子铲。你会弄伤它的！你用手挖。”

“那倒会让它弄伤了我！很可能这样，对不对？”西里尔抓住铲子说。

“噢，不要！”安西娅说。“松鼠，不要。我……听上去虽然很傻，但它是说了话。一点不假，它说话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它说：‘你们别打搅我。’”

但外号“松鼠”的西里尔只认为他的妹妹一定疯了，他和罗伯特用铲子挖，而安西娅在洞边上又热又急，坐立不安。他们挖得很小心，大家很快看到，在这通往澳大利亚的洞的洞底真有一个东西在动。

这时候安西娅叫起来：“我不怕了，让我来挖。”她跪下来，开始像狗想起了骨头埋在什么地方似的，动手去扒拉沙子。

“噢，我摸到了毛，”她叫道，又哭又笑，“我真的摸到了！我摸到了！”

忽然沙里面响起一个干哑的声音，吓得大家连忙往后退，他们的心怦（pēng）怦直跳，有多快跳多快。

“别打搅我。”它说。现在每一个人都听到了这声音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，似乎在证实别人是不是也听到了。

“但是我们要看看你。”罗伯特勇敢地说。

“我希望你出来。”安西娅也鼓起勇气说。



“哦，好吧——如果这是你们的希望。”那声音说。接着沙“咕噜噜”打转，散开，一只毛茸茸的棕色胖东西滚出来，身上的沙簌（sù）簌地落下。它坐在洞里打哈欠，用手擦着两边的眼角。

“我相信我一定睡着了。”它伸着懒腰说。

孩子们围住这个洞站着，看他们发现的这个东西。这东西真值得看看。它的眼睛长在两只长角上，像蜗牛的眼睛，它能够把它们像望远镜那样缩进伸出；它有一双蝙蝠（biān fú）耳朵，那圆桶似的身子很像蜘蛛，上面布满粗粗的软毛；它的腿和手臂也毛茸（róng）茸的，手脚却像猴子。

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简说，“我们把它带回家好吗？”

那东西把它那双长眼睛转过来看她，说：“她总是这样胡说八道吗，或者只是她脑袋瓜里的什么荒唐念头把她弄傻了？”

它说话的时候，用嘲笑的眼光看着简的帽子。

“她不是存心说傻话的，”安西娅温和地说，“我们一个也不想，不管你会怎么认为！不要害怕，你知道，我们不想伤害你。”

“伤害我！”它说，“我害怕？说真的！哼，听你们说话的口气，好像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”它身上的毛全竖起来，活像一只猫准备打架时的样子。

“也许，”安西娅还是温和地说，“如果我们知道你是谁，



我们会想出合适的话来说，不让你不高兴的。看起来，我们刚才说的话让你不高兴了。那么你是谁呢？请不要生气！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你是谁。”

“你们不知道？”它说，“唉，我知道世界变了……不过……那么你们当真……你们是当真告诉我说，你们看到了一位桑米阿德也不认识吗？”

“一位桑米阿德？我听起来像听希腊文。”

“大家都是这样叫我们的，”那怪物尖刻地说，“好吧，用普通的英语说，桑米阿德就是沙仙^①。再说一遍，你们看到了一位沙仙也不认识？”

它看上去那么伤心和委屈，简连忙说：“当然，现在我认出来了。看着你，现在这是明摆着的事。”

“在讲刚才那几句话之前，你就已经在看着我了。”它生气地说，开始在沙里重新蜷（quán）缩起来。

“噢……不要又走掉了！再谈谈吧，”罗伯特叫道，“我原先确实不知道你是沙仙，但是当初一看见你，我马上就知道，你是我见过的东西当中最最最了不起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沙仙似乎不那么生气了。

“我倒不在乎说说话，”它说，“只要你们客气一点。不过我不打算跟你们客套。如果你们好好对我说话，我也许会回答你们，也许不会回答你们。好，现在说点什么吧。”

^① 桑米阿德是作者用希腊文拼造出来的字，就是沙仙。“桑”在希腊文里是沙。

当然，没有人能想出话来说，不过罗伯特最后总算想出一句，马上把它说了出来：“你在这儿已经多久啦？”

“噢，好多好多年……好几千万年了。”沙仙回答说。

“把那时候的一切讲给我们听听吧。谢谢你。”

“这一切书上都有。”

“可没有你！”简说。“噢，尽可能把你自己的事讲给我们听听吧！关于你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是那么好。”

沙仙抹抹他长长的老鼠胡子，在胡子间露出微笑。

“请讲吧！”所有的孩子异口同声说。

这么快就熟了，甚至是跟最惊人的东西，这真了不起。五分钟前，这些孩子对世界上有沙仙这么一种东西，绝不会比你们多知道一点，可现在呢，他们跟它说话，就像他们生下来就认识它似的。

它把它的眼睛缩了进去，说：

“今天阳光多么明媚啊——就跟以前完全一样。你们现在是从哪里得到你们的大地懒（古生物）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”孩子们同时问道。要一直记住说“什么”是不礼貌的，特别是在吃惊和激动的时候，这很不容易。

“现在翼（yì）手龙多吗？”

孩子们没法回答。

“你们早饭吃什么？”沙仙不耐烦地问，“是谁给你们早饭吃？”

“我们吃火腿和蛋，吃面包喝牛奶，吃粥，等等等等。”



是妈妈给我们做吃的。你说的翼手什么和大地什么是什么啊？难道有人拿它们当早饭吃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在我那个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拿翼手龙当早饭吃！翼手龙有点像鳄（è）鱼，有点像鸟——我相信它们烤了很好吃。你们瞧，那时候是这样的。当然，那时候沙仙很多，人们一大早就出来找它们，只要找到一个沙仙，它就能满足你们的希望。人们总在一大早没吃早饭的时候，叫他们的小男孩到海滩来求到这天希望要的东西，常常吩咐家中最大的男孩提出，希望要一只大地懒，切好准备烧烤的。你知道，大地懒大得像一头象，因此肉很多。如果他们要吃鱼，就求一条鱼龙——鱼龙长二十到四十英尺，因此肉也很多。至于禽（qín）类有蛇颈龙，它们也可以捉到很多。然后其他孩子希望要其他的東西。可是晚上开宴会几乎总要吃大地懒，以及翼手龙，因为它的鳍（qí）味道鲜美，尾巴可以做汤。”

“一定有许多许多冷肉存下来啦。”安西娅说。她想要长大当个好主妇。

“噢，不，”沙仙说，“这不行。还用说，太阳一下山，吃剩下来的东西就变成石头。甚至现在，这地方还到处找得到翼手龙的骨头化石，他们是这么对我说的。”

“谁这么对你说的？”西里尔问道。但沙仙沉下了脸，开始用它那双毛茸茸的手飞快地挖沙子。

“噢，不要走！”孩子们全叫起来。“请把拿翼手龙当早

饭吃时候的事，再给我们讲一些吧！那时候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”

沙仙停止了挖沙子。

“一点也不是，”它说，“我住的地方差不多全是沙子，煤长在树上，海螺跟茶杯碟子那么大——你们现在也能找到它们。它们都变成石头了。我们沙仙一向生活在海边，孩子们常带着他们的小石铲和小石桶来，堆城堡给我们住。那是多少千千万万年以前的事了，可我听说孩子们如今仍旧在沙上堆城堡。习惯这玩意儿是很难改变的。”

“可你为什么不再住在城堡里呢？”罗伯特问道。

“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，”沙仙愁眉苦脸地说，“那是因为他们定要给城堡挖护城河，河通到海里，该死的汹涌海水总是流进来，不用说，沙仙身上一湿就要害感冒，害了感冒十之八九要送命。这一来，沙仙越来越少，你们只要找到一个沙仙，就得赶紧提出希望，通常总是希望得到大地懒，加倍地大吃一顿，因为要满足另一个希望，可能要等上几个礼拜了。”

“你湿过没有？”罗伯特问道。

沙仙浑身哆嗦。“只湿过一次，”它说，“我头顶左边第十二根胡子尖——直到现在，天气一潮湿我还感觉到那胡子尖不对头。就那么一次，可已经够我受了，太阳一把我这根可怜的宝贝胡子晒干，我就逃走了。我赶紧到海滩后面，在温暖的干沙里给自己深深挖了一个住处，一直住了下来。



后来大海搬了家。好了，现在我就给你们说到这里为止吧。”

“请再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谢谢你，”孩子们说，“你现在还能实现人们提出的希望吗？”

“当然能够，”它说，“难道我没有在几分钟前实现了你们的一个希望吗？你们说：‘我希望你出来。’我就出来了。”

“噢，谢谢你，我们可以再提一个希望吗？”

“可以，不过快一点。你们让我不耐烦了。”

我断定你们常常想，如果你们能有三个希望可以实现，你们该怎么办呢？你们一定看不起黑香肠故事里那对老夫妇，他们尽提出些愚蠢（yú chǔn）的希望。你们会断定，只要一有这种机会，你们准能毫不迟疑地想出三个真正有意义的希望来。这几个孩子一直也谈论这件事，可如今机会忽然真的来了，他们却怎么也拿不定主意，到底希望什么好。

“快点！”沙仙不高兴地说。可是没有人能想出一个希望来，只有安西娅还能记起她和简有过一个秘密希望，可从来没有把它告诉过男孩们。她知道男孩不会对它感兴趣——不过总比什么都不说好。

“我希望我们全都漂亮得认不出来。”她急急忙忙地说出来了。

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，但都看不出别人比平时好看一点点。沙仙推出它的长眼睛，像是屏（bǐng）住呼吸，浑身鼓胀（zhàng）起来，直到比原先大一倍，毛也多了一倍。忽

然它把屏住的气吐出来，长长地一声叹息。

“我真怕我办不到了，”它抱歉地说，“我一定是缺乏练习。”

孩子们大失所望。

“噢，请再试一次吧！”他们说。

“好，”沙仙说，“事实上是我留下了一点气力，预备满足你们其他人的希望。如果你们能满足于大伙儿合起来一天只提一个希望，我想我是能够鼓足力气做到的。你们同意这个办法吗？”

“同意，噢，当然同意啰！”简和安西娅说。男孩们也点点头。他们根本不相信沙仙真能做到。你要女孩们相信什么事情，总是比要男孩们相信容易得多。

沙仙把它的两只眼睛推出得更远，浑身鼓了又鼓。

“它不要弄伤了自己才好。”安西娅说。

“或者鼓得爆开了。”罗伯特担心地说。

直到看见沙仙变得那么大，几乎把整个沙洞都塞满了，忽然泄（xiè）掉了气，又恢复了它的原来大小，大家才放下心来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”它拼命喘（chuǎn）着气说，“明天干起来就轻松多了。”

“很难受吗？”安西娅问道。

“只有我那根可怜的胡子难受，谢谢你，”它说，“你是一个关心人的善良孩子。再见。”